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三

江都陳逢衡學

周武王上

周武王

原註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身而生男以爲不祥春秋元命包姜嫄遊閟宮履大人迹而生稷棄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籍覆之詩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姜嫄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鄭元曰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禋祀上帝于高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時則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歆歆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遂有身生子而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春秋元命包后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潛夫論后稷披頤長爲堯稷官有功於民吳越春秋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

西伯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曰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衡案公劉至季歷不止十三世史叙周家世次多有脫誤說見前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已河圖著命太任夢長人感生文王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詩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列女傳大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衡案豕牢廁也言當生文王時在大任尚不之覺及少溲于豕牢而已得文王焉明其順利而速不及之他處也牢溷也豕與廁通故

溷字從豕豕牢一名井匽見周禮一名偃見莊子一名屏匽見戰國策一名廁牏見漢書注蘇林云牏音投孟康曰牏中受糞函東南人以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又云廁行清賈逵解周官以牏爲行清皆是器也又名威窬見說文

龍顏虎肩春秋元命包文王龍顏柔肩望羊身長十尺雒書靈準聽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爲人望之廣視之專而長九尺一寸胸有四乳易是類謀有文之王四乳是舒○禮含文嘉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春秋元命包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東南六十里終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

姒大紀曰爲世子娶于有莘氏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逸周書程寤解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盧文弨曰案帝王世紀作十年正月又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見御覽八十四當亦本諸周書及發上有脫字○衡案潛夫論夢列篇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占于明堂並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言太姒有吉夢與竹書同而惠士奇解逸周書言文王在程而得吉夢蓋六夢之寤夢也以此夢屬文王誤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

戸昌拜稽首受其文要中候作最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編衛案人表作史扁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志疑案章懷崔駰達旨注李善班固答賓戲注初學記卷六竝引史記作非熊非羆故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鹽鐵論刺復篇起磻溪熊羆之士沈約隱侯集王太尉碑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唐人如李瀚蒙求呂望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詩非熊從渭水杜甫工部集贈哥舒翰詩畋獵舊非熊夔府秋日書懷詩熊羆載呂望李商隱樊南集復獻杜僕射詩入兆渭川熊白居易六帖于熊部獵部卜部俱作非熊唐書世系表有孫非熊酷吏傳有趙非熊偶憶及此不及徧舉則知今本史記作非虎非羆誤也而容齋五筆據六韜第一篇文韜作非虎非羆與史記合以達旨所引史記為疑不知六韜是後人偽作未可為憑況沈約竹書注及宋書符瑞志藝文類聚六十六李善注東方曼倩論運命論劉越石詩迸

引六韜作非熊非非羆容齊所見六韜當是譌本然亦可證史記之誤自宋已然宋初猶未誤也故唐人無能子文王詭云西伯筮之其繇曰非熊非非羆天遺爾師御覽八百三十一卷引史作非熊非非羆至大紀則云非龍非彲非虎非熊誤矣攷古質疑謂唐人避諱改虎為熊殊不然

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熊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臯陶兆類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乃載與俱歸立為師〇銑籛案漢書律歷志三代既沒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李奇曰疇人同類之人俱明歷者如淳曰家業世世相承為疇師古曰如說是也今据周文王時史編曰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則是史疇之子孫世掌天官故以明歷者為疇人子

弟也奇淳諸註皆非至於磻溪之水一統志磻溪在鳳翔府寶雞縣東南八十里磻溪谷中石壁深邃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之所居有呂尚釣於涯衡案呂氏春秋首時篇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主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又謹聽篇云太公釣于滋泉文王得之而王然則磻溪亦名滋泉也水經注磻溪中有茲泉東南隅有石蓋太公所居也列仙傳又謂呂尚釣於卞溪尚書中候云太公釣於磻溪夜夢北斗神告以伐紂之意其說妄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于斯衡案史記齊世家云吾太公望子久矣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衡案尚書帝命驗作姬受命呂佐施尚書中候亦云撰爾洛鈐報在齊尚出游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呂佐昌者子衡案論衡云武王伐紂太公陰

謀食少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令言殷亡殷民見文冰身兒以爲天神卽指此也然其說俱不足信

王夢日月著其身衡案泰誓云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畫自誠明謂之性故堯夢攀天而上禹夢自洗于河而文亦夢日月著其身皆其德厚流光所致在周禮六夢爲正夢又鷟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衡案自後有鳳凰銜書至昭理四海見雒書靈準聽文王既沒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駢齒望羊春秋元命包武王駢齒是謂剛強○禮含文嘉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論衡武王望陽○金樓子武王發望羊高視斷齒生而有光

將伐紂至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

書大傳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

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
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
復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衡案白
魚入舟火流王屋聖王之瑞或者有之若目下赤文
成字以及衡穀之說則後人附會之詞也
觀大傳及周本紀可見事俱載尚書中候遂東伐紂
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書大傳天下諸侯
悉服來受命于周
者一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衡案自
將伐紂至天下歸之見雜書璽準聽乃封呂尚於齊
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
下遂都于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
尚書廣聽錄十有三年春不在夏正寅月在周正子

月孔傳以爲周之孟春正義以爲周建子月十一月皆是也案武王興師伐紂國語明載其月日其興師以前則伶州鳩謂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而漢律歷志從三統歷推之謂此是周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以是日歲星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與州鳩所言合也乃越三日而得周十三年正月辛卯朔州鳩所云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者是日月合朔在斗前一度而次日壬辰星在天黿武成所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正二月二日以朔日死魄朔

之二日爲旁死魄是也乃自此而推至二十八日戊午而始至孟津武成所云旣戊午師渡孟津與此所云大會于孟津者皆在此日而史官以春紀之則子月春矣其後越二日庚申爲二月朔歷辛酉壬戌至癸亥爲二月四日甲子爲二月五日而一日布陳一日誅紂與武成牧誓國語及律歷志諸日無一不合若孔疏以二月庚申朔爲辛酉朔改遲一日則于四日癸亥五日甲子又不合矣此其稍不檢點者要于月日則並無同異耳

衡案武王伐殷之年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而序稱十一年呂氏首時篇又言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三說互異余案文王崩于帝辛四十一年即從是年順數至帝辛五十二年爲十二年且以殷歷言之則爲十二年冬十二月以周歷言之則爲十三年春一月蓋殷正建丑以子爲十二月而周正建子即以子爲春一月也此古人紀事不必定拘踰年改元之例而上冐文王垂没之一年則爲十三年故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云惟十有三祀可爲泰誓十有三

年切證紀年之十二年王率西夷諸侯伐殷卽受辛五十二年八國從周師伐殷之事蓋一事而兩載之也然在殷紀則爲庚寅歲之十二月在周紀則爲辛卯歲之春一月矣是由武王改元之年數之則爲十一年而上冐文王之一年則爲十二年且以周歷言之則爲十三年春如是則紀年及泰誓書敘呂氏春秋無一不合矣

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衡案分疑作受謂受天之明命玩史記受天明命自見鄭環云明明命也紹天明之明統箋謂天尚未明誤

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過隊斬岸過水折舟過谷伐梁過山焚萊示必無返志也至于有戎之隊大風折

旃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于牧野

易林謙之噬嗑周師伐紂戰於牧野甲子平旦天下悅喜

水經淸水注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皐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

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淇水注朝歌城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也紂都在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卽此矣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辛於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

三墳補逸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武王以黃鉞斬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歷書有明文

即竹書之訛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之伐黎紀武

王之克紂有功史學詎淺淺哉

孫之騄曰春秋文曜鉤曰牧野之戰鬼哭宋均曰牧

野鬼先哭喻紂將死

衡案坶野之會非兵不血刃而勝也書武成云旣戊

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此是實錄孔傳曰紂衆服周仁

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

杵甚之言正義曰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于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舂杵甚之言也此皆過信孟子而誤孟子云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漂杵也蓋以戰國爭地爭城殺人盈野故爲此論以勸戒之而其實牧野之戰非兵不血刃而勝也孔傳與正義俱錯解案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繫頂上我師言前徒者我師之前徒也倒戈者佯敗也攻于後以北者謂伏兵盡起紂師首尾受敵而因以敗也故所殺甚衆而血流遂至漂杵也如

此立解上下文方一氣連貫若云紂之前徒倒戈不戰自相踐踏則猶是紂卒也何居于前者歸心向化而列於後者偏助紂爲虐耶可見當日逆命者衆黨惡實繁卽至翦除餘孽滅國猶至五十之多則爾時戎衣會獵亦可以例斷矣故大明之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爕伐大商會朝淸明此二詩正可爲武成作証蓋拒戰之衆雖不至如本紀所云七十萬人及

譬子紂虎旅百萬之多然如淮南子云紂師起容關至于浦水士億有餘萬則以邦畿千里乘馬之數計之當亦不下數十萬也故書於牧誓特書齊步伐勗貔虎于武成特書血流漂杵以見武功告成之難如此夫豈甚言之而以首級計功者哉兼明書謂武成血流漂杵杵字當爲杆字之誤亦非又案紂之死諸說不一有言鬬死者賈子連語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莫肯助也紂之官

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

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是也有云自殺者褚生

補龜策傳云紂自殺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

曳行是也有謂武王入弑者韓子忠孝篇云湯武人

臣而弑其主刑其尸淮南本經訓云武王殺紂于宣

室以及尸子所云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

頸是也有云身首異處者墨子明鬼篇云武王入宮

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及荀子正

論解蔽篇所云紂懸于赤旆是也有云自焚而後加

刃于頸者論衡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于太白之旗殷本紀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是也有云既焚而復射之然後斬以黃鉞者則逸周書尅殷解之言而太史公取入周本紀者也今據紀年云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可以闢諸說之妄案外史梼林篇云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夫紂死而猶以天子之禮祭之則加刃之

說斷無是理論衡審虛篇所云哀而憐之者其在此
時乎又淮南子云紂拘于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
誅文王于羑里則又似不即死者然孤文不足取信
蓋是時紂已焚死于鹿臺武王于此親得其尸故曰
親禽受于南單之臺梁曜北曰三代以上無弒君之
事詎聖如武王而躬行大逆乎湯之于桀放之而已
竹書謂湯放桀三年而卒禁弦歌舞不失舊君之道
武之待紂豈遂不如湯之待桀奚至以已焚之枯骨
矢射劍擊斬鉞懸旗復受分尸梟首之慘哉此論甚

正然湯之禁弦歌舞自爲救旱計非爲桀也梁氏誤

解

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史記殷本紀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

庚之政殷民大悅

孫之騄曰郡縣釋名云大名府本商舊都周武封武

庚于此顧炎武曰高誘淮南子云天子不滅國諸侯

不滅同姓古之政也故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

庚取其天下不亡其國也

統箋案周書克殷解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作雒解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史記衛世家武王巳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

衡案書敘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孔傳云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正義曰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

云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今据紀年云立王子祿父是爲武庚則祿父其名而武庚其字也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

統箋案書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孔傳曰此本說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月二日近死魄翼明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伐商二十八日渡孟

津其四月始生明月三日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

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孔疏曰四月哉生明謂四

月三日四月己丑朔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

廟四月十九日也

衡案呂氏春秋愼大覽所謂西歸報於廟是也高誘

注曰還濟孟津河西歸于豐鎬報功於文王廟何氏

楷以大雅旱麓爲追王受釐之樂歌

命監殷遂狩於管

水經滑水注其水自谿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

周武以封管叔矣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

俗又謂之管水

全祖望曰當時三監祇在殷都監武庚其於邶鄘衛本無預也後人不知於是漢志謂邶爲武庚所監之國鄘爲管叔衛爲蔡叔則旣遺一霍叔矣且管蔡各有所封管非鄘蔡非衛也不應以所監爲所封也抑豈有三監同監殷而忽與所監之人分地而同列爲監者斯在孔疏詰之已悉帝王世紀知其謬乃稍遷就其說謂衛爲管叔鄘爲蔡叔而以邶屬之霍則豈

有三監以王命同監殷乃反監鄰近之三國而不居殷者將謂三國皆殷所屬則旣別成爲國而猶屬殷非附庸耶附庸奚足監焉陳止齋謂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此其說更無據果爾將不特監殷矣

鄭環曰漢地理志周旣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國風邶鄘衞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鄭譜武王以紂之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

之鄘東謂之衛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敎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南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三說互異按周書克殷解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大臣解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註東隅自殷以東旅陳各使陳其政事也文政解王在管管蔡開宗循注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

臣注東謂衛殷謂邶鄘據此則王畿盡以封武庚相武庚而居東以監殷者管叔也殷地廣而難治故益以蔡叔又益以霍叔三叔封地在管蔡霍而加封食邑則在邶鄘衛殷臣食邑亦俱在此非專以此封三叔也世俘解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可見衛本侯國邶鄘當亦然三叔特居此以監殷臣漢志謂武庚封邶誤也迨成王三年滅殷俾康叔宇于殷仲旄父宇于東四年遷殷民于衛始盡以其地封康叔寰宇記管叔廢出封康叔為懷侯于此即為

衞是也

衞案逸周書大匡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有云思慧醜詐思復醜譖思賢醜爭思直醜比思止醜殘思靜醜躁思義醜貪思任醜誕與交政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所云思與醜忘思意醜變思義醜利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疊同意蓋即伊尹醜夏之醜言商俗之當革也是時沬土腥聞染于紂德欲用此以一洗其舊故歷舉其可醜者以正之

作大武樂

詩周頌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世本古義武大武一成之歌首紀北出伐商之事爲武樂六成之始故專得武名在九夏中疑卽納夏亦名爲遏蔡邕獨斷云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案左宣十二年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竹書載武王十二年作大武

樂呂氏春秋云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之諡恐案大武之舞已作于武王之世特其詩未備及周公時乃始成之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世本古義酌告成大武也周公所作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是為大武之再成象武王滅商之事亦名武宿夜大武之舞作于武王之世而樂章未備周公先後禩

取諸詩可與武容相附者以爲之節至最後酌詩作而六成之樂章始完故序曰告成大武也竹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用勺其即告成之日乎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于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禮祭統篇云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大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孔穎達云武宿夜是武曲之名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或引左傳隨武子曰汋

曰於鑠王師武曰無競維烈以汋與武並言疑汋不在五樂六成之數不知武汋俱是樂章之名其全樂則名大武非謂武之一章可以盡之不然何以三章別名賚六章別名桓也　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世本古義賚武王滅殷南還于周遍封諸侯命之大賚是爲大武之三成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世本古義般述武王巡狩之事爲大武之四成所謂南國是疆者也

案竹書武王嗣位之十五年初狩方岳誥于沬邑郎滅殷之四年也武樂於四成之時舞以象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世本古義時邁一名肆夏爲大武之五成巡行方嶽後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也般篇有墮山喬嶽允猶翕河之語而此詩亦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明是次般之後而申言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世本古義桓武志也是爲大武之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所歌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郝敬云言其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蕢佐云周公作大武以象武王之功不盛陳其殺伐之功而獨敘其用賢圖治之事若不稱其名者何哉曰此聖人之所謂武也

統箋案周書大武解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孔晁

曰言廟勝也尚書武成曰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蔡仲默曰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據竹書武王十二年辛卯夏四月丁未祀于周廟作大武樂則是大告武成者謂大武之一成再成三成四成五成六成也中培詩說曰武爲大武之一成賚爲二成時邁爲三成般爲四成酌爲五成桓爲六成則是大告武成者即告以大武之樂成也樂記夫子語賓牟賈曰夫武者象成者也武成名篇者此矣

鄭環曰大武始于十三年是年作酌作賚狩管作時邁大有年作豐年十五年狩方嶽作般桓與武至周公作樂而後備七德序于周公其歌至康王三年定樂而後定故武與桓俱有武王謚而卒三六之序樂與詩參差不同楚子但識其大略李氏光型謂此三六卒之數杜氏以爲楚樂歌之次第劉炫以爲楚子引詩之次第當時未經夫子刪定而荆楚文獻不足猶爲錯亂是也楚子謂武有七德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我徂維求定爲其三綏萬邦屢豐年爲其六

肆夏爲克商所作之頌不列于大武餘四德漢以後諸儒俱無說愚案楚子言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乃武之序而卒章三章之序疑有誤禁暴取勝服過劉之義所謂止戈爲武也楚子以此爲卒與首禁暴之義不合武當爲大武之首章戢兵取載戢干戈載櫜弓矢之義書所謂偃武修文記所謂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也時邁作于狩管之時而建櫜則在于歸豐之日時邁當爲其二保大取實雖爾功允師之義序所謂告成大武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也酌而養之所以保大酌當爲其三定功取我徂維求之義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序所謂大封于廟也賚當爲其四安民取裒時之對之義巡狩以行慶讓所以親諸侯卽所以慰民望般當爲其五和衆取綏萬屢豐保土定家之義桓當爲其六豐財取多黍多稌以洽百禮之義內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也豐年當爲卒章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三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四

江都陳逢衡學

周武王下

十三年巢伯來賓

統箋案書敘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孔穎達曰仲虺之誥云成湯放于南巢或此是也徐邈曰巢僎姓之國今爲縣屬廬州府

衡案書敘巢伯來朝孔傳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李杞曰巢今無爲軍巢縣

即其地也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薦殷於太廟

詩大雅旣醉○世本古義曰神嘏也武王大祀宗廟禮成受釐宗祝傳公尸之辭以致告案竹書載武王滅商之次年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此詩之作或在是時以令終有俶之語知之俶者始也武王即位之始也

衛案薦殷于廟者薦殷俘也案逸周書世俘解惟一

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

王紂二月旣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

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

告以馘俘戊辰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新荒至告以

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庚子陳

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

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

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

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卽此薦殷之俘也然當在武王十二年案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孔晁曰使史佚用書重薦殷于天也據此則薦殷一事卽武成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大告武成之事葢惟四方之俘畢至故大告武成而薦于廟也今紀年係之十三年疑誤或曰此條與下文遂大封諸侯五字俱當在武王十二年夏四月

王歸于豐饗于太廟之後錯簡在此蓋大封諸侯亦不得遲至伐殷踰年之後也

遂大封諸侯

史記漢諸侯王年表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志疑案周封國之數左傳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鱄言武王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荀子儒效君道篇言周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韓詩外傳

四言立國七十二姬姓五十二漢書諸侯王表言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書光武紀言周封國八百同姓諸姬並爲建國阜陵王延傳言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皇甫謐言武王封諸侯四百人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其言各殊此云周封數百同姓五十五與成鱄及謐言合數百者八百也故高祖功臣表序云周封八百但時遥說異今不可詳矣

大紀武王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嬀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

后氏之後東樓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季載於郝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郜於雍於原於郇於豐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仲封于西虢叔封於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荆楚遂爲國自號勾吳泰伯薨仲雍嗣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

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爲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之後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嶽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彝作分器衡案武王大封諸侯兼同異姓言或云八百或云千八百國其異姓之國不能盡詳至同姓封國之數內傳言武王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史記漢諸侯王年表從之世紀大紀亦從之荀子謂姬姓五十三韓詩外傳謂姬姓五十二漢書諸

侯王表謂周封同姓五十有餘大畧參差不遠然封一同姓必滅一舊國故孟子統言全數曰滅國者五十承上文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來則所謂五十國者蓋指文王末年及武王成王周公所滅之國而言也故下文又引文謨武烈以證之案文王伐密伐崇伐耆伐邘伐昆夷見大傳史記竹書又伐許魏見大戴記又侵孟克莒舉酆見韓子凡十國武王時戡黎見尚書太公命禦方來呂他命伐越戲方侯來命伐靡集于陳百弇命伐衛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

新荒命伐蜀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百韋命伐厲見逸周書世俘解又見路史國名紀今案黎也方來也越也戲也方也靡也陳也衛也磨也宣方也蜀也霍也艾也佚也厲也凡十五國武王崩成王立三叔叛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合之文武所伐者凡四十二國又其時同叛被伐者商奄薄姑淮夷徐戎四國見書序凡四十六國然書序止言薄姑而國名紀有落姑蒲侯蒲如姑幕俱商時侯國皆薄姑之分是滅一薄姑以封齊而四

國皆滅可知矣合之共得五十國再案國名紀云成王滅唐徙其後于許郢之間又一國孟子曰驅蜚廉于海隅而戮之元和郡縣志絳州龍門蜚廉故城在縣南七里國名紀云非蜚也蜚廉國非子祖也今既被戮則國有不滅者耶又一國外此若商有應侯而周則邢晉應韓爲武之穆是滅商之應以封應猶滅唐以封叔虞於唐也又一國呂氏春秋云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又一國凡五十四國其餘商世侯伯不見于載籍者無從考也

秋大有年

䟽箋案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鄭箋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僖十九年傳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蓋謂此也又案春秋桓三年冬有年公羊傳曰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注曰宣十六年大有年

衡案老子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蓋誠有見於天時人事之不假易也夫農不歸田而荷戈以待殺伐之

氣中於民心兵連禍結動輒累時往往爲疫爲旱爲
沴爲水爲厲爲災以應天譴有不屋懸其耜而田没
于萊者哉武王之用兵也不然渡河誓師馳入帝都
如風捲沙如火爇木如水齧堤戎衣奮武不過一著
非有曠日遲久之累也西土之民談笑鼓舞東土之
民筐篚酒漿和之至也旣已易暴虐爲時雨化凶殘
爲仁風矣用是百穀用成以昭敷錫困其所也嗚呼
周自后稷豯璽叔均以來世積其德是爲田祖其後
公劉古公公復能承先訓以敎稼穡其勤勤于民事者

可謂至矣吾於紀年大有之書見有德之報之厚也或謂湯亦聖人也南巢一役旱且頻告矣豈武之德足以感天而湯之民獨受其厲歟嗚呼此又不知湯者也夫湯有五年之旱而民直不知有旱焉其所以不知有旱者正以見湯之有備而一心乎爲民也夫一以大旱而無傷一以有年而見美是則皆聖人也故紀年兩誌之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于壇墠作金縢

易林大畜之中孚武王不豫周公禱謝載璧秉珪安

寧如故

孫之騄曰史記周本紀周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

卜周公乃祓齊自爲質欲代武王今尚書金縢是也

昔黃帝御宇眞女降授神策于金縢緘兵符于玉匱

金縢之名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書爾

史記志疑金縢一書先哲多疑其僞明文衡王廉有

金縢非古書辨錢塘袁太史枚小倉山房集有金縢

辨二篇本於王廉而暢之其畧曰聖人天壽不二武

王不豫天也豈三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

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媪之見則有之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卜公拒之以爲未可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已戚先王則可非伯宗之攘善而何且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公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治民事神一爾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藝不能事鬼神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才美始於論語造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

武革命應天順人武王克商巳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尚在周公不必發危至此武王巳瘳公之事巳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於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乎禮祝嘏辭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爾汝者挾長之稱而圭璧所以將敬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夸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許我則以圭璧不許我則屛圭璧如握果餌以劫嬰兒旣驕且吝慢神蔑祖而

三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敢納寵侮之甚也公自以爲功是并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尚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旣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或位卑分遠難以進言二公爲國元老知公之精忠靈感至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吞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誚公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尚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反風禾起方瞿瞿然命邦人

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婦所其態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袁文此辨甚爽余因攷淮南子精神訓云遁許由之意則金縢豹韜廢矣高誘注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則知非今所傳之金縢明已衡案紀年明云周公作金縢則爾我之稱蓋對卜筮言此篇眞僞俟考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肅愼卽息愼說見帝舜二十五年

孫之騄曰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肅愼氏貢楛矢石砮王會解稷愼大麈注稷愼肅愼貢麈似鹿史記

蒙恬傳成王觀于託府得周公旦書陳肅愼氏矢求之故府果得之蔡邕論銘曰昔肅愼氏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

統箋案博物志愼肅氏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人代立則其樹生皮可爲衣周武王時曾遣使人貢地理通釋曰肅愼北夷在元菟北三千餘里

初狩方岳

衡案湯十八年代夏至二十五年初巡狩以大旱故遲至七年之久武以十二年卽天子位踰年大有故

越二年而即巡狩也

詔于沬邑

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

穡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事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

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

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罔顯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

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

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

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

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汝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統箋案書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孔傳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據竹書武王初巡方岳遂誥于沬邑則此乃武王事也若成王之誥安得稱文王爲穆考乎篇中稱文王者三而不及武王其當爲武王之誥明矣況後世天子于宗邦諸侯尙有伯父叔父之稱而此直稱呼曰封曰汝何其于周公則謙而于周公之弟則倨也予嘗著管城碩記以康誥亦武王之辭時成王改封康叔于衞若果爲成王之辭則當云衞誥何仍云康誥乎蓋成

王在服將闕不便遽自作誥以命叔父故史記世家謂取康誥而申之也酒誥爲武王所作據竹書初巡方岳誥于沬邑在武王之十五年是也孔傳以爲成王者疑非又案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據周頌毛詩序曰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竹書武王十五年初狩方岳則是武王早已巡狩非成王始也詩鄘風沬之鄉矣毛傳曰沬衛邑正義曰酒誥注云妹邦紂之都所處也紂都朝歌明朝歌即沬也

史記志疑案康叔封衛經史皆以爲成王時事大傳亦有成王四年建侯衛之文但成王爲康叔之猶子而康誥稱朕弟寡兄穆考又屢呼小子封有是理乎此或是周公代王之辭然康誥酒誥諸篇無一語及武王亦無一語及武庚之叛抑又何耶考竹書武王十五年誥于沬邑褚生續三王世家載丕相奏云康叔扞祿父之難後書蘇竟傳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武庚作叛康叔守邦于衛斯言未必無据故先儒定爲武王封康叔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

以殷餘民益封康叔義或然歟

冬遷九鼎于洛

衡案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寳玉逸周書克殷解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孔晁註曰鼎王者所傳寳三巫地名今据紀年云遷九鼎于洛左傳臧哀伯亦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不聞云遷于三巫也況三巫地名無攷鄭環曰巫疑作溢然三溢在滄浪大別之間與洛相去遠矣何由至此乎或曰卽三塗度邑解所謂南望過于三塗者也蓋巫

塗音相混而譌亦非案巫古與筮通筮又作簭故周
禮簭人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
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
曰巫環俱作巫是也蓋殷人重巫而視與卜筮俱掌
之洪範曰凡卜立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筮立
三法法立一人俱吉則從俱凶則避此殷法也故箕
子言之周因立九簭有巫參惠半農曰參猶三也据
此則三巫當卽三筮蓋卽殷家龜卜之重器故並遷
之而特命史佚同往者此也孔晁以爲地名誤矣又

孫之騄引公羊疏曰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當亦屬附會何周末之時淪入泗水而先于殷衰之時已有此事乎國策顔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九鼎九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蓋言鼎之難遷所以阻齊王也若果真用此人數武王不幾勞民已甚乎況前此湯已曾遷之其必不用九萬人挽一鼎明矣

十六年箕子來朝 統箋作來賓

何楷曰箕子當釋囚之後因而陳範其時已不肯仕

周而周人亦不忍違其意聽其行遯不問所往厥後避地朝鮮漸漸有聞乃始從而封之箕子見周之所以待已者能盡其道故又復朝周

統箋家汲冢周書王曰咨爾商王父師惟辛不悛天用假手于朕去故就新辛錫朕以國闡洪範九疇錫侯以道朕殫厥邦土靡所私乃朝鮮于周底于遐遜其以屬父師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殷故墟城壞生黍箕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狡童謂紂也是箕子

封朝鮮來朝于周之事也孔氏書疏曰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据尚書敘曰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是勝殷爲十二年則作洪範者亦是年也書曰惟十有三年王訪于箕子豈去年得箕子今年始問耶史記亦以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或然也宋世家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是矣但箕子來朝當以竹書十六年爲得而孔疏云十三年爲非蓋朝鮮去周纔近萬里安得十二年始在周作洪範後封朝鮮十三年

即來朝之理乎竹書在十六年是也
鄭環曰案書惟十有三年王訪于箕子序以箕子歸
作洪範則非來朝而後作洪範也孔疏謂十三祀來
朝固誤史記謂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更誤來朝當在
十六年而作麥秀之歌當在武庚旣滅之後十六年
武庚尙無恙宗廟宮室安得盡爲禾黍耶
衡案小雅白駒之詩當作于此時何氏楷引鄒氏以
爲餞箕子是也然以爲在初避朝鮮時誤案箕子於
十三年陳範之後不忍仕周避之朝鮮周人就封之

至是來朝周又挽留之不得故作此詩以餞之觀白駒第三章有賁然來思之咏則爲十六年來朝後餞別無疑矣蓋王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無金玉爾音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音乎又洪範惟十有三年卽武王滅殷之年蓋上冐文王之一年故云十三年說見前

秋王師滅蒲姑

孫之騄曰蒲姑商諸侯武王時伐之未全滅也晏子云昔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正義曰括地志云

蒲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滅之也

統箋案昭九年傳景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及武王伐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郡國志下邳取慮縣有蒲姑陂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遷其君于蒲姑即此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統箋案漢書五行志曰東宮太子所居宮也

衡案逸周書度邑解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維天使予乃今我

兄弟相後叔旦恐泣涕共手此蓋武王寢疾之時欲循殷人傳及之法兄弟相後傳位于旦故旦恐而泣也既以周公辭不受遂命王世子誦於東宮又武儆解云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徐文靖曰成王立爲世子至是已六年矣蓋以武儆云十二祀而紀年立世子誦在十七年故曰至是六年殊不知武儆之十二祀乃誤也案逸書大匡文政兩篇俱稱十有三祀蓋紀武王克殷時也豈遲至數年

之後反云十有二祀乎當從紀年作十七年爲是据
前編紂辛二十七祀西伯發生元子誦三十二祀商
亡成王年七歲余因推校紀年當在帝辛四十七年
生世子誦越六年而殷亡又六年而爲武王十七年
誦已十二歲矣明年成王即位年十三武儆一篇即
錫命世子之文惜其文不全鄭璟曰郊寶郊天之寶
瓶開和開其頭也瓶中有金枝藏細書命及寶典開
和取出以詔周公也此說甚錯大開武云王其明用
開和之言孰敢不格孔晁曰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

臣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此說亦非案開和當是書名不然何得謂明用開和之言而武儆乃云及寶典乎周書以開名者八篇曰九開文開保開今亡存者大開小開大開武小開武成開以和名者一篇曰和寤則開和疑卽九開文開保開之類今其書闕無從考也葢自受詔之後又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一曰地以權民二曰物以權官三曰鄙以權庶四曰刑以權常五曰食以權爵此葢王不豫之五日也實與命世子誦是一時事故一則曰以保小

子於位再則曰以長小子於位誠以世子幼弱王室未固非叔旦佐之不可也其丁寧之意深哉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案諸本俱作九十四大誤且此四字當爲竹書注不應列在正文以紀年前後無此書例故也

史記封禪書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志疑案武王在位之年無經典明文可據此作二年漢書律歷志作八年并爲西伯十一年故廣宏明集載陶隱居年紀稱周武王治十一年也而詩豳風譜疏謂鄭氏以武王疾瘳後二年崩是在位四年疏又引王

肅云伐紂後六年崩周書明堂解竹書紀年及周紀集解引皇甫謐竝云六年管子小問篇作七年淮南子要畧訓作三年路史發揮夢齡篇注合武王嗣西伯爲七年所說不同後儒多從管子如稽古録外紀通志等俱是七年余謂當依周書爲近

詩經世本古義曰大戴禮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小戴禮載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

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竹書紀年記武王十七年陟年五十四數說相距懸絕未有確然能信其孰然者也乃周書無逸篇周公所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當是實錄與小戴所稱文王九十七乃終者彷彿相近今卽以此數上下推之旣十五生武王則距文王沒時武王年已八十二歲此時方嗣諸侯之位距其爲天子而崩僅十一年而書明言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言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且已而

復瘳則其享國實不止於十一年此何以解也武王崩成王幼相傳成王時方十三歲距其生時武王年已八十一又有小弱弟叔虞亦邑姜所出子產云邑姜方震大叔是也世即有八旬外生子之父安得有八旬外生子之母乎此其誕妄明甚若夫九齡之說數之修短定自有生文王豈能損已齡以益其子尤不足置辨者如依竹書武王享年五十四之說則於生成王生叔虞之驗或無可疑但旣稱武王嗣位十七年陟則推其未嗣位尚有三十七年皆文王享國

之歲也計文王當於六十歲生武王自武王而下如管魯蔡曹郕霍衛聃諸弟皆同母而生何太姒前此壯年惟有伯邑考一人他無聞者自耆年而後乃生子纍纍如許乎此又可疑也鄒忠允求而不得其說則意太姒爲文王繼妃故有纘女維莘之語謂諸侯不再娶或周制非殷制而關雎篇之寤寐淑女求之如彼其迫倘亦以文王年已中身儲嗣未廣故耶此亦臆揣之言要非至理惟汲冢周書度殷解有云王尅殷告叔旦曰唯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

十年史記亦採用其語此其說可信武王以即位十三年尅殷而其時年已六十則其未即位之年當四十七計文王享年九十七除其四十七爲武王已生之年則文王以五十一歲生武王也武王在諸侯天子之位則十七年而崩則六十歲尅殷之後享國尚有四年其時成王已十三歲於武王享年六十四歲之中除其十三爲成王已生之年則武王以五十二生成王也或者竹書誤以六十四紀爲五十四一字之訛不可不知

衡案小戴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是文王止長武王十四歲而文王沒之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二年滅殷則所謂九十三而終者已死過二齡矣故前編從紀年於帝乙二十三祀書周西伯生子發歷十五年帝乙崩又歷紂辛三十二祀殷亡又七年而武王崩共得年五十四與紀年合然紀年武王即天子位十二至十七六年前編則十三至十九七年稍異蓋依管子小問篇耳又案王陟年五十四路史發揮引紀年亦然是

自宋以來所傳本如此而統箋不知何据改作九十四且並註云是年丙申以甲子計之則武王生于武乙二十二年之癸亥是時文王二十二歲生武王武乙在位三十五年則武王十四歲加文丁十三年則武王二十七歲加帝乙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則武王八十八歲加伐商六年武王九十四歲其歷歷詳之如此不知紀年未嘗紀文武之生何得橫加以生於武乙之二十二年乎鄭氏環曰當作九十三紂以商正辛卯正月初四死時武王十三年年八十有八至

十七年丙申年九十有三竹書九十四四誤是欲求合于小戴而不知辛卯正月是周正非商也且以八十八加四年止得九十二又烏有所謂九十三也總之未明原本之竹書乃五十四故互相抵捂如此然竹書五十四亦非案克殷解云自發之未生於今六十年又明堂解云旣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是實得年六十有六也据此則武王當生丁帝乙二年今以文王生于武乙元年計之歷三十五年武乙毙又歷文丁十三至帝乙二年生武王年正五十則大戴所謂十

五生武王者乃五十生武王也夫壽稟于天雖聖人不能私其子與齡之說本屬妄誕而路史發揮乃云謂於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蓋付之以速集之托也意指伐紂事更屬不經之論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四終